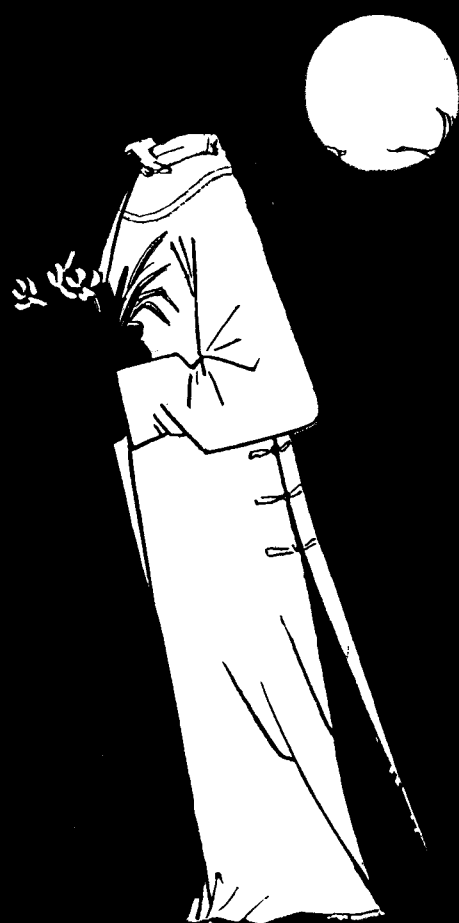


寒山转苍苍，
山色有无中。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



姜本鹤
编著

山东友谊书社

郑板桥逸闻趣谈

姜本鹤 编著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4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00

ISBN 7-80551-257-4/I·53

定价 5.20 元

218

内容简介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被调为潍县县令，这位祖居扬州的才子在山东一住就是十二年。他这位县令一不鱼肉乡民，二不与缙绅商贾来往，只管秉公办案，为民作主。郑板桥素有画才，所画之竹冠盖古今，又独书一家「六分半书」，围绕书画又展开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从中你也可以学到一些书画哲理。板桥的性情古怪狂放，办事不循规矩，这在官场中是不被容身的，于是又生出一层层波澜。阅览此书，可使你略见郑板桥之一斑。

前言

自清代以来，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茶余饭后，提及字画，尤其是兰竹，总爱谈论郑板桥。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扬州兴化人。他性情豪放，落拓不羁，而得狂名；其书画气势险峻，别树一帜，被人称怪。为「扬州八怪」之一。乾隆元年进士，先为山东范县令，后改调潍县，为官清正，得民爱戴，因请赈得罪上司，丢官还乡。他虽然在仕途上一生不得意，但于书画艺术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多年来我一直在学习、研究郑板桥的书法和绘画，对他的为人处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人品与书品、画品之间有着血肉的联系。因此在研究其书画的同时，也想研究一下其人，试图把郑板桥的传闻轶事与他的书画艺术融合在一起，写成一本既不同于小说又不同于论文，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通俗读物。希望人们能从各个侧面认识郑板桥，而对他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在动笔前，曾几次去潍县、扬州以及他的家乡兴化县去考察，收集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在工作之余，用了一年时间，于一九八四年夏天完成初稿。后来由于忙于书画创作，无暇整

理，搁置了几年之久，今才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因水平有限，力不从心，不妥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斧正。

借此机会，谨向支持、协助出版和提供、讲述资料的朋友们深表谢意。

姜本鹤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一、登山问水泊	对爨说板桥	一
二、官小格不低	人狂诗更雄	一九
三、凿衙透官气	拜庙访民情	三八
四、案上不留牍	狱中无冤民	五六
五、僧道听竹论	姊妹问书法	七六
六、题匾牵红线	作画联友情	九四
七、诗扇除民害	观碑遇隐翁	一二四
八、衙斋思民苦	东岳得御封	一三一
九、误中狗肉计	巧断赖婚案	一四九
十、嫁女革旧俗	让墙鼎新风	一六六
十一、审风流奇案	结僧尼姻缘	一八三
十二、挥泪别潍县	弹唱回扬州	二〇一

一 登山问水泊 对燮说板桥

乾隆十一年深秋的一天，在鲁西南一条古老的大道上，郑板桥正携家带小，轻车简从地向省城济南府进发。他悠然自得地骑在马上，一手提缰，一手捻须，口中还不时高唱着他自己谱写的道情：

老渔翁，一钓竿，

靠山崖，傍水湾；

扁舟来往无牵绊。

沙鸥点点清波远，

荻港萧萧白昼寒，

高歌一曲斜阳晚。

一霎时波摇金影，

蓦抬头月上东山。

他本是个两榜进士出身，榜下知县，吏部将他分发山东候补听用。只因为没有再给吏部加捐送礼，足足候补了五年之久，才得了实缺，出任范县县令。他凭着超人的胆识和胸中的万丈才华，很快就将这个贫脊的小城荒邑治理得井然有序，弊绝风清。在范县一连做了五年知县，他秉公断案，为民洗冤，体察民间疾苦，颇有政声。然其为人性情旷达，疏放不羁，公堂无事，极不愿和缙绅商贾来往，而喜与高僧野士交游，放言高谈，无所忌讳，被人视为「怪官」。又加上他生性伉直，不会阿谀奉承，所以上司虽嘉其才能，却不敢重用，以致多年无所升迁。他是个无意功名之人，也并不以此为怀，暇时吟诗作画，也倒是安然自得。

一日接到省里的公文，命他卸任带着回省，另有委任。僚属们都说他政绩显著，此番奉调回省，必定高升，一齐前来叩贺。他几年县令，已尝够了做官的滋味，再不求仕进，对于是升是贬他毫不介意。无奈官身不由己，让走就走，付过大印，交待完公事，辞别了僚属，即刻出衙登程。

因为他有恩于民，老百姓倾城出动，有的流着眼泪拦住马头挽留，有的摆列了香花灯烛为其送行，他下马一一深揖拜谢。在十字街头设了一张八仙大桌，上面放了笔、墨、纸、砚，送行的百姓跪下齐道：

「自从你郑大老爷来到范县以后，爱民如子，治理有方，使我们这穷乡僻壤户户富裕，家家安康，一改贫困愚昧之貌。老爷去后，恐怕再也没有这么清正廉明的官了，恳求老爷临行再嘱咐

几句话，请写在这纸上，日后我们也好照着办。」

板桥上前扶起众人，步至桌前，提笔在手，略一沉思，便写下了「敬老如子」四个大字。众人见了不解其意，皆哑然无声，心想：郑老爷一向极其贤明，怎么一下子糊涂起来了呢，孝敬老人岂能象对待儿子一样？于是，就恭恭敬敬地问道：

「大老爷赏的这四个字，词义深奥，小民无知得很，一时又难以明白，还请老爷详示，我等洗耳以待，聆听慈教。」

板桥意味深长地说：「只因如今世情，人们对爹娘的孝敬远不及对儿女的疼爱。对待孩子未饥先喂，未渴先水，天尚不冷就备下了御寒的棉衣，天还不热早已做好了防暑的薄衫，孩子喜欢何物就置办何物供其玩耍，要星星绝不敢掺上半点月亮，真可谓是关心备至，百依百顺。试问，对待爹娘能做到这样吗？所以，谁能够象对待儿子一样对待老人，就是个孝子。要知道，孝敬父母乃做人之本，百兴之源。望你们听之，为之！」

板桥说完，上马出城而去，众百姓一齐跪下，望着他的背影高声谢道：

「叩谢大老爷临行教导之恩，永世照办！」

他骑马前行，夫人饶五娘和儿女们乘坐的双套马拉轿车随后，家人王凤就跟护在车子的后面。作为一个县太爷来说，这么简单的车马行装，是极不相称的。

看上去他已经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中等身材，头戴羽缨凉帽，身穿一件深蓝色的长袍，腰系

丝绦，脚下登一双薄底快靴，三绺须髯，飘洒前胸，一条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只见他体骨清瘦，面容癯峻而神情洒脱，双目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敬。

几年来他被官事所累，不得远游，今日离衙走在野外，恰似跳出樊笼的鸟雀一般展翅摇翎，自由飞翔。他信马而行，观赏着沿途的风光，秋风不时吹来野花的馨香，沁入脾胃，不由得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象把在官场里所吸的浊气都吐了出来，顿时觉得浑身清爽了许多。只因他一向愤世嫉俗，目睹这朝臣弄权、外官枉法的时弊，既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又无力改变现状，这种苦闷的心情犹如一团沉云集结在胸中，慢慢使他厌倦起官场的生活来。但一想起范县那勤劳朴实的百姓来，又是别有一番情思，真有些恋恋不舍之意，就在马背上口占了一诗：

范县民情有古风，

一团和藹又包容；

老夫去后相思切，

但望人安与岁丰。

他只顾贪看秋野的景色，不觉已是红日偏西，前面被一座大山遮住视线，转过一片丛林，忽闪出了一个炊烟袅袅的村落，板桥在马上用鞭一指，吟道：

山色半青还半雾，

马头红叶是何庄？

王凤闻听忙到路旁的柴扉内去打听，不一会儿来到马前回道：

「启禀老爷，我们已经来到了梁山脚下，这个村镇名叫后集，听说这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后寨。」

板桥催马进去，这里房舍古朴，人烟稠密，确与别处不同。又见街上行人高大魁伟，气宇豪壮，还真有些梁山好汉的气派。他看见有一家门前挂着「宋江客栈」的招牌，觉得这名子有点意思，就进去住了下来。

晚上，饶五娘由于怀抱两岁的儿子乘坐了一天的车，甚感疲倦，就与板桥商量，打算明日在客栈里歇息一日，正巧板桥也想带两个女儿上梁山去凭吊水泊英雄的遗迹，便决定在这里耽搁一日再行。板桥的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兰姊，次的唤做蕙妹，都是前妻徐夫人所生，继室饶五娘抚养大的。虽年未及笄，已经是出落得姿容出众，聪慧过人，在其父的感染下，也都颇通文墨。听说要到《水浒》里的梁山去玩，小姐妹俩不胜雀跃。

次日清晨，吃罢早饭，板桥向店家问明上山的路径，就带着女儿们出了店门。他出门往北，顺着北山坡登山。只见那连绵起伏的无数峰峦，就好象是一大群山羊卧在那里，从天外飘来的几朵秋云，正变化着徜徉在这些峰峦之上。满山的乱石荒草，岩石缝隙间，到处长着枝桠斜曲的野生杂木，其间时时传来山鸟的鸣叫。这萧索的景色，给游人增添了不少的凄凉之感。他们走的山路，原本就不象路的样子，往上走不多远，便没有路了。只好觅着牧人樵夫的足迹，扶石攀木艰难而

上，一连翻过了好几座山头，还不见有什么寨栏厅堂之类的残迹。兰姊和蕙妹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直嚷着脚疼，俱坐在石上不愿意再往上爬了。板桥见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牧羊老人，见他三股花白的辫子盘在头上，正在手持羊鞭吆喝着吃草的羊群。

板桥趋前施礼问道：「请问老丈，昔日的梁山山寨在什么地方？」

牧羊老人打量了他一下，用羊鞭往东南一指道：「从这里再往上不远，是一条很深的山谷，顺着谷的北岸继续前行，一直到谷的尽头，穿过黑风口，不远就是梁山寨了，忠义堂就在那儿。」

板桥连连称谢：「领教了。」

这座古老的荒山平时极少有人上来游玩，刻意来寻旧访古的人更是寥寥无几，牧羊老人见这位游人相貌奇古，气度不凡，又很和气，就主动赶着羊群头前领路。兰姊和蕙妹见有羊群为伴，颇觉有趣，立刻忘记了劳乏。他们刚来到黑风口，尚未立稳，突然一阵山风吹来，把板桥的凉帽吹落，轱辘轱辘地滚下山谷，一霎时就无影无踪了。他赶忙上前拉住两个女儿，口里不住地说道：

「好险啊，好险啊！」

「这里山风顺谷刮来，到此被两旁的山崖一逼，风势就猛得很！」老人又说道：「当地有这样几句歌谣：『黑风口，黑风口，无风帽落地，有风吹掉头。』这黑风口是山下通往梁山寨的必经之路，也是梁山最险要的关口。此处易守难攻，真可算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啊！传说当

年黑旋风李逵一人手持开山大斧立在这里，挡住了千军万马的剿山官兵。」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黑风口，继续往上攀登，翻过一个小山头，就发现在山坡上有半人多高的石砌残墙。

「这就是梁山山寨的寨墙。」老人指着残墙又说：「听人们说，当时梁山有好几道寨墙，其它的因年代久远，无人整修，早已倒塌得没有痕迹了。」

越过寨墙，就登上了梁山的主峰，只见山顶上有一片平坦之处，满地瓦砾，空空荡荡的一无所所有。

「这块地方就是当年梁山众好汉聚集议事的忠义堂了，如今只剩下这些破砖烂瓦，其余的什么也看不到了。」老人惋惜地说。

板桥俯身拾起一块碎瓦片，说：「从这风化和破碎的情况来看，此乃宋代遗物是无疑的了。看样子自从梁山被剿灭后，好象就没有修整过，这也难怪啊，既然梁山好汉们被视为反寇，还有哪代皇帝不痛恨这个地方呢？所以就让它荒芜颓圯，不留下丝毫能供人凭吊的痕迹。」

老人领板桥走到忠义堂遗址的后面，指着山下的平地说：「早先这下面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水泊，只有坐船才能来到山下，就是到得山下，你看山势这样陡峭，山上又设有滚木擂石，所以，一个来犯的官兵也爬不上来。」

「前有黑风口易守，后有水泊难攻，地势确实险绝，无怪乎将忠义堂设在这里。」板桥看罢

感慨地说。

「山下的水不知是什么年代退的，几百里的水泊都化为平地了。当地村民们打井，在两丈多深处挖出了藕根和菱角种，这说明地面上的上升了两丈多高，就显得山矮了，又没有了水泊，更失了这梁山往昔的威风。」老人挺有兴趣地说。

「由宋至今，才几百年啊，这里就经历了沧桑之变！那些一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和他们惊天动地的业绩，也俱烟消火灭，风消云散了。他们若不是因受招安而遭陷害，早成了气候，这山上恐怕早已是殿阁林立，是另一番热闹气象，而何至于冷落到此等地步呢。」板桥感叹之后，兴致未减，转身又问老人道：「老人家，除了这些颓垣败瓦以外，别处还有什么古迹可寻么？」

「这山上山下的传说倒也不少，什么李逵试斧砍出的石缝，什么孙二娘踩在山石上的脚后跟印呀，都这么说，是不是确凿，谁也没有考究过。」老人说着坐在一块大石上，一边用火石打着火，吸着旱烟，一边招呼板桥：「先生，请坐下歇息歇息吧！」

兰姊和蕙妹的手中都拿着沿路采摘的山果，头上遍插了艳丽的野花，衣裙满是被丛枝划破的破洞，正在天真地与小山羊逗着玩，看上去一点不象是两位官家小姐，倒恰似一对活泼的村姑。她们那俊俏的身影和银铃般的笑声，给这座荒凉的秋山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活力。

板桥坐在石头上朝东望去，见对面山腰间的古坟旁，有一个樵夫正在砍柴，只听得「叮叮咚咚」的斧声在山间回响。一会儿，就见他挑着一担柴，唱着道情儿顺小径下山去了。

老樵夫，自砍柴，

捆青松，夹绿槐；

茫茫野草秋山外。

丰碑是处成荒塚，

华表千寻卧碧苔，

坟前石马磨刀坏。

听到这里，老人突然放开喉咙和着那樵夫的声音唱完了那首道情：

倒不如闲钱沽酒，

醉醺醺山径归来。

板桥惊异地问：「老人家如何也会唱这道情？」

「不只是老汉我会唱，我们这曹州府一带，就连八旬老女，三尺童子都会唱。」老人说着，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色。

「老人家知道这道情是何人写的么？」板桥故意问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是范县大老爷郑板桥作的。这还是他没有做官时写了以便自遣自歌的，及至后来做了官，并没有失去他旧日的寒士之风，为了唤醒痴顽，警人觉世，几经更改，三年前让人刻了，装印成册，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于这一带家喻户晓，人人会唱。」

「你老人家见过这个郑板桥吗？」

「老汉惭愧得很，没有见过，不过对郑老爷是很熟悉的。不光是我，这一带方圆几百里，从官府到民间，谁人不知道郑板桥的大名！又哪个不晓得他是个清如水、明如镜、断案如神、爱民如子的清官。郑老爷不但官声好，写的字和画的画名气更大，人也怪，这一带民间到处还流传着他许多有意思的传说呢。」

「噢，还有许多传说，什么传说，就烦你老人家讲一讲吧。」板桥一时来了兴趣，别人的传说知道的不少，关于自己的传说还没有听说过。

谁知这位牧羊老人极爱闲谈，反正在这荒山上放羊就是不闲谈也没有别的事可做，见这个先生愿听，他自然是乐意讲的了。抬头望了望那边的羊，自有两位小姑娘替他照看，于是又装上了一袋烟，一边吸烟，一边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听说郑老爷在范县做官，不和富人来往，专爱与村人野夫交朋友。经常一个人穿着老百姓的衣裳下乡，到贫民小户问寒问暖，或者和庄稼人在地头聊天。他常对人说，天底下只有农夫是第一等的人，苦身劳力，耕种粮食来养活世上的人，假若没有农夫，天下的人不就都饿死了吗？因此，老百姓都说他一点也不象个做官的。」

「郑老爷不但人好，还画一笔好画，尤其是竹子兰草，简直是和真的一样。谁要是能得到他的一幅画，如同得到宝物一样。可是，这位郑老爷有个怪脾气：富人求画，他一概不理，要是穷

人向他要画，却是有求必应。他向人解释说，我画兰竹，是用来安慰天下劳苦之人的，并不是供安享之人娱乐的。于是贫苦百姓都爱戴他，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就都恨他。」

「人家能不恨他吗。」板桥随声附和着，继续往下听。

「有一天，郑老爷在范县城里一位意气相投的友人家中作客，饮酒作诗，谈古论今，十分得意。人一高兴，酒也就喝多了，这时朋友要请他画幅墨竹，他趁高兴一口答应了。于是有人铺好宣纸，磨好徽墨，就等他开笔了。谁料他把纸往桌下一推，一手握笔，一手端砚，朝院子里走去，走到院墙跟前，猛然把砚台里的墨汁往雪白的粉墙上一泼，墨汁顺墙往下淌，他就趁势在墙上乱涂乱抹了一阵，然后把手中的笔一扔，出门扬长而去了。起初，在场的人都很扫兴，墨竹没画成，倒遭践了一堵洁白的墙。后来，人们倒退了几步再看，这才看清楚那墨汁淌得一道道的分明是根竹竿，刚才乱涂乱抹的原来是片片竹叶。又过了一会儿，大家发现竹叶似乎慢慢飘动起来，又觉得竹竿也前后左右的摇晃，忽然耳又响起了风声，紧接着天就下起雨来。众人忽听得头顶上有唧唧喳喳的叫声，猛抬头见一群惊慌失措的麻雀朝院墙冲过去，它们误认为墙上的画是一片竹林，打算飞进去避避风雨，结果都碰死在墙根下。从那以后，我们这里就流传着郑老爷画的竹子能招风引雨，碰死麻雀。」

板桥听了只是含笑不语。

「在县衙前面有一座大粉影壁墙，郑老爷一时高兴，就在上面写满了丛丛的兰草，不只是看